



我珍藏最后一缕阳光

在西极



告别大妈,车子沿着山路向西疾驰,与时间赛跑、与落日比快!

循着山路,手表内的海拔数值一直在增加。即使是不敏感的人,也能感受到这是在上坡。与我们的车子并行的大部分是货车——大车头、长拖车、高车身,一辆车经过就是一场不大不小的沙尘。摇起车窗,挡住了沙与尘,也挡住了山边的风景。连绵的山呈褐色,山体含有大量铁矿石,因而呈铁元素的暗红色。车辆疾驰前行,连绵的山如红丝带,随风飘动。路坑坑洼洼、人颠颠簸簸、车摇摇晃晃,在不确定性中,人走出舒适圈后,对未知有好奇心,也有与生俱来的敬畏心。

这里是北纬39.73度、东经73.98度的乌恰县。或许是山体铁元素多、海拔高的缘故,矮小的灌木丛被隐藏在山的表面。远眺,绿植可直接被忽略,只剩下发红的山体。一座又一座发红的山起伏连绵,延续至无尽远方!这与南方四季常绿,有着截然不同的异域性,人的好奇心在非熟悉的环境里,会很强烈!

乌恰县虽小,可地理位置却不一般。这里是天山与昆仑山的分界,河流天然被切割,被分成三条河。我的正前方是白雪皑皑的天山南麓,左边是昆仑山北麓。帕米尔高原亚洲范围的地理之心,就在前方两公里处。风肆无忌地吹,一路撒野,在帕米尔高原留下鬼斧神工的痕迹。我看得出神、看得入迷,俯瞰脚下不断打架——我成为一只雄鹰展翅高飞,俯视群山,远眺沟壑纵横,别有一番情趣!群山被风吹得起了褶皱,红灰色相间的原始丹霞裙摆如“蛋糕裙”,层层叠叠。高原的“蛋糕裙”,蓬松感不足、层次感十足!

总想比光跑得还快,不断催促司机小哥“快快快”,在最后一缕光被收起时,最好能赶到西极碑。小哥非常配合,途经西极碑标志性建筑的牌楼前,踩了油门。在离开大妈家前,大妈说,过了牌楼弯绕着绕的木栈道,至少要走半个小时。我的双腿与光,哪个更快呢?

◎乌恰县虽小,可地理位置却不一般。这里是天山与昆仑山的分界,河流天然被切割,被分成三条河。我的正前方是白雪皑皑的天山南麓,左边是昆仑山北麓。帕米尔高原亚洲范围的地理之心,就在前方两公里处。风肆无忌地吹,一路撒野,在帕米尔高原留下鬼斧神工的痕迹。我看得出神、看得入迷……旅途的意义在于对未知的不确定性,心怀希望,孜孜探索,人人心中都有个不信命的“哪吒”,人人都有不服输的拼搏精神,期待中的意外,跳出常识的奋力一搏,正是行走的意义,也是人生的意义!

——刘妍

答案不言而喻,可不服输,心仍有侥幸!抵步后,打开车门,我的双腿开始像圆规般前行。司机小哥在我身后大声地说:“这里是高原,慢点!”我不管不顾,无论如何也要尽力一拼。

栈道的铺设呈“之”字形,弯弯绕绕之后,栈道开始直上直下,西极碑在最高处。碑被分成两半,一线天中间夹着的圆形球象征太阳。我站在碑中间,仿佛就是那束光,日落的那道光。四周群山环绕,夕阳尽情洒落在广袤大地上。蓝天、白云,风呼啸而过。白云从一线天飘过,也来凑热闹,瞅瞅余晖究竟为何物?司机小哥“啧啧”,夸我运气好,能赶在日落前登顶,触摸西极碑。上天垂怜,一缕缕的金光,如射线般穿透我的身躯、鞭策我的灵魂。我庆幸,见证到祖国最西端的最后一缕阳光。深呼吸一口气,气定神闲,朝着正西方向,闭上双目,这一缕阳光已珍藏在我心底。圆形球也可能是月亮,日与夜、白天与黑夜、阳光与月光,日月同辉、光耀大地、福泽华夏!

站在西极碑东张西望,刚被忽略的疆门牌楼显得十分渺小。快速通过疆门,节省时间的决策果断而英明。旅途的意义在于对未知的不确定性,心怀希望,孜孜探索,人人心中都有个不信命的“哪吒”,人人都有不服输的拼搏精神,期待中的意外,跳出常识的奋力一搏,正是行走的意义,也是人生的意义!

三

四轮交通工具车子所能到达的地方叫“西极”。我们的目的地,乌恰县吉根乡斯木哈纳村的一处高地——西极碑。若是以科学家的严谨治学态度来探讨祖国最西端的地理位置,并非斯木哈纳村,而是阿克陶县境内的一座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山,车、人、畜力都难抵达!国家级的登山队员或能“一生只干一件事”,登上真正的西极。我等凡夫俗子能来到斯木哈纳村,已经心满意足了!村道被彩虹的栏杆隔开,黄的、蓝的、绿的,好看极了,如童话世界般美好。房子规规矩矩地排列,大小相似,黄墙、蓝墙,宫殿与城堡。村子不大,农忙时,大街上溜达的人极少。

晚上已经十点半,太阳骑着马儿依依不舍地离去。我抬头仰望夜晚的星空,一颗又一颗,硕大且闪耀,仿佛一伸手就能摘到。在这个摘星的夜晚,热情好客的吉丽大妈端来了奶茶,奶皮子金黄金黄,格外诱人!这里家家都有民宿,价格实惠,还包早餐。朴实的村民双眼中闪烁着发自内心的真诚。大妈的女儿在新疆艺术学院学习舞蹈,中专升大专,明年毕业。“女儿要回家吗?”我问。大妈回答:“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,由她……”说时,大妈眼角泛着泪光,或许一想到女儿要飞出“窝窝”,多少有些不舍!这些年,开民宿、农家乐,忙是忙了点,可占了西极这个优越的地理位置,还是吸引了不少游客。大妈希望以后越来越好,西极打开知名度之后,能吸引更多游客。

次日清晨,在村庄附近散步,远处的雪山、成群的牛羊,清新的空气,不一样的早晨,不一样的古村落景象。空气中有草草的清香,也有牛粪的味道,说不出的古朴、野性。如果能穿越,与古人共享这片天地,会有同样的心境吗?穿越是一种幻想,人的高级本能。而与古人在西极同享一片星空,一轮皓月,昨晚已经成为了现实。

腊月二十八,我们那里不吃腊八粥,没这讲究。这一天,方圆几十里的乡邻有件大事要做——赶大集!

吕梁山边、峨嵋岭北、汾水河畔的黄土地,在上世纪90年代生活物资还不算丰盛时,这里各家的腰包早已鼓胀!不知道是从哪一辈传下来的:逢二、逢八有集,年前最后一次,必然在腊八这天。光看主街的长队,已是超越平常日子的二三倍。商家们势必要把各自资源渠道用尽,存货清个底朝天,也好安心过年。不少农家也积极加入商贩队伍,在街面一角展开自己的小本买卖。

那个年代没有二维码付款,商家胸前的围裙兜子,被这一年风里来、雨里去的汗水包裹得黝黑发亮,前置口袋里的大小零钱,那也是浸润了这一年在劳动人民之间周流循环千百遍而形成的残角、折痕,这一切,加之钞票票人手指上的冻疮和皲裂,此刻都绽放成了笑脸。

这一天,大人们兴奋得拼了老命去“疯狂扫货”!前一晚,一家人开“战前动员会”,拿来孩子的半截铅笔在烟盒背面开始列清单:肥肉、韭菜、豆腐干、海蜇、年画、戏曲连张、门神,瓜子、花生、糖果、香蕉、橘子……

怎么形容当时摩肩接踵的盛况呢?搜刮了“记忆库”之后,仍觉得宋丹丹老师的那几句经典最合适:“那是里三层外三层,锣鼓喧天,鞭炮齐鸣……”在拥挤的人潮中,时不时就有同村、邻村的,亲戚、本家也被挤到一起偶遇啦,互相扯着嗓门喊:“你都买啥了?看额(我)把这韭菜,又嫩又鲜,在东头挨着大槐树的摊位第一家,快去,跑慢就没了!”

“挪不动,怎么跑嘛?你看额,村西头有家卖牛肉的!独一份,新煮的,盐味合适!”

“娃儿的衣裳这样式最新,才20,上次集上还25呢,快去给二娃买一身!”

这两句如果聊多了,自然有周边人流维持秩



《白雪却嫌春色晚,故穿庭树作飞花》阿依肯·塔力哈提别克 作

倒计时里的春节
千字文
◎杨建英
1月18日,腊八节。时隔几天说这话题,其实一点也不迟,腊八既是节日,也是节点,是进入春节倒计时的始发点。京城民间有首童谣这样描述:“小孩,小孩,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;腊八粥,喝几天,哩哩啦啦二十三;二十三,糖瓜粘;二十四,扫房子;二十五,冻豆腐;二十六,去买肉;二十七,宰公鸡;二十八,把面发;二十九,蒸馒头;三十晚上熬一宿;初一、初二满街走。”

年前赶大集
◎光静静
那份对岁月的感恩、对造化的敬畏……共同经历的人,才会相信它真的发生过,才能体会早锤炼在了我们的脑海,像老樟树的老电影,只有记忆中,正值盛年的老一輩,有的已经不在

雪都情丝
◎刘应尧
离开阿勒泰四十余载,多次回访探亲,却总错过了粉雪飘飘的美丽场景;多少次梦回家乡,扑进母亲怀抱,漫步山城,脚踏滑雪板,飞越将军山,亲吻粉雪,拥“雪都”入怀……
平生爱雪,缘于从小生长于阿勒泰。“中国雪都”之称,当之无愧!你若不信,每晚中央天气预报便可告知。

序:“到底走不走嘛,咱这都着急着呢!”一阵哄笑,各自再挤……
这一天,显然,去一趟是不够的,很多即使是附近十里地之外的村民,已经满载一趟回家了。前脚进门刚卸货,但风得到同村人口口相传,又一紧俏货的小道消息,立刻蹬上自行车,再出发!
小孩们撒欢一样,跟随各家的大人“出溜出溜”穿梭于各摊位之间。走丢就走丢,也不着急寻,一会儿自己就回来啦!
买年画,虽然也是蹲在地上选,却堪称是整个熙熙攘攘的集市上最具文艺气息的一项交易。区别于购买油盐酱醋、包饺子的肉和菜,打眼一看质量好坏、新鲜与否,直接买就得了!它必须有个欣赏和思考的过程,甚至还有反悔的弹性期,很多人蹲在地上扒拉了十几分钟,选定了这张“猛虎下山”,钱也交了,突然又说:“我要那张‘牡丹花开富贵’!”摊主都是脾气好的主儿,脾气不好干不了这活儿。

两溜,能在墙上贴满完整一出戏的,童年记忆中只有一家。当时,小小的我内心暗自赞叹:“真厉害,这家人太讲究!”
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抢购大战后,年,随着鞭炮声来了!
初一,一家人正经地开年正餐,初二回姥姥家,走父母两边的亲戚,断断续续,能排到正月十五前。一家亲戚一天的盛宴,从清晨各自出发,到天边晚霞、酒酣耳热,孩子们年岁小的都昏昏欲睡了,仍依依不舍到村头相送。
这开场必然是上炕,嗑瓜子、花生,吃糖果、橘子……于是,大家在一地的瓜子、花生壳中,先问:“今年这瓜子有味,五香的吧?还有八角,在哪家买的?”
“在二十八集上,最东头的摊子,下午,他刚炒的第一锅。”
“怪不得,我是早上去的,没你这个香……”
话题就此打开,大家各自回忆赶集时的“丰功伟绩”,顺便巧妙地推出多亏了自家孩子当时如何敏捷……于是,话题又延展到孩子们的期末考试——不想挨训的,赶紧跑到院子、胡同里或是大街上,放炮、释放压岁钱……这是我记忆中的年!
记忆中,正值盛年的老一輩,有的已经不在在了!他们的笑脸以及交谈抢购年货时的精气神早铸化在了我们的脑海,像贾樟柯的老电影,只有共同经历的人,才会相信它真的发生过,才能体会那份对岁月的感恩、对造化的敬畏!
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,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。”老一輩教育我们一粒米、一口菜,掉地要捡起来蹭干净吃的习惯,多年后,我们为什么一直自觉地坚持着?
不感之年感念:一年又一年,日子再富裕,我也能把白米饭、白馍馍吃出甜味,因在这一刻,我能触摸到父辈渡过岁月里的笑脸!